

LECTURES ON THE
HARVARD
CLASSICS

哈佛 经典讲座

—— [经典全译本] ——

[美] 威廉·尼尔森◎主编

尤娜◎译

6位美国总统、3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32位普利策奖获得者、数百位CEO的人文通识课

哈佛大学镇校之宝 美国大学生人手一册

没机会上哈佛大学？这本书让你拥有哈佛人的品位、深度和渊博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LECTURES ON THE
HARVARD
CLASSICS



[美] 威廉·尼尔森◎主编

尤娜◎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哈佛经典讲座 / (美) 尼尔森著; 尤娜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143-2421-1

I. ①哈… II. ①尼… ②尤…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57120号

作 者 [美] 威廉·尼尔森
译 者 尤 娜
责任编辑 张桂玲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xdcbs.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2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2421-1
定 价 45.00元

第一讲

历史

- 第一节 概述 / 002
- 第二节 古代西方史 / 018
- 第三节 文艺复兴 / 025
- 第四节 法国大革命 / 031
- 第五节 美国领土的扩张 / 037

第二讲

哲学

- 第一节 概述 / 046
- 第二节 苏格拉底、柏拉图与罗马斯多噶学派 / 063
- 第三节 现代哲学的兴起 / 068
- 第四节 康德导论 / 073

第三讲

宗教

- 第一节 概述 / 080
- 第二节 佛教 / 099
- 第三节 儒教 / 104
- 第四节 希腊宗教 / 110
- 第五节 帕斯卡 / 115

第四讲

诗歌

- 第一节 概述 / 122
- 第二节 荷马与荷马史诗 / 141
- 第三节 但丁 / 146
- 第四节 弥尔顿的诗歌 / 151

第五讲

小说与传记

- 第一节 概述 / 158
- 第二节 通俗小说 / 174

- 第三节 马洛礼 / 179
- 第四节 塞万提斯 / 185
- 第五节 曼佐尼 / 190
- 第六节 传记概述 / 194

第六讲

评论与随笔

- 第一节 概述 / 210
- 第二节 诗歌理论随笔 / 223
- 第三节 德国的美学评论 / 230
- 第四节 如何写评论 / 235

第七讲

戏剧

- 第一节 概述 / 242
- 第二节 希腊悲剧 / 258
- 第三节 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 / 263
- 第四节 浮士德的传说 / 268

第八讲

教育

- 第一节 概述 / 274
- 第二节 弗朗西斯·培根 / 286
- 第三节 洛克和弥尔顿 / 291
- 第四节 卡莱尔与纽曼 / 297
- 第五节 赫胥黎的科学文化观 / 302

第九讲

旅行

- 第一节 概述 / 308
- 第二节 希罗多德与《历史》 / 324
- 第三节 伊丽莎白时代的探险家 / 329
- 第四节 大发现的时代 / 334
- 第五节 达尔文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 / 338

LECTURES ON
THE HARVARD
CLASSICS



History

第一讲
历史

第一节 概述

罗伯特·马特森·约翰斯顿^[1]

在所有的学科中，只有历史学将读者的地位摆在作者之上。当历史学家们在学术蹊径上辛勤探索着历史的极微小处时，想象力丰富的读者看到的却是条条林荫大道。对他们来说，只要是关于人类的、有着过去的东西都可以算作历史——除了政治领域，艺术、科学、音乐也都有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除了国家制度，民间传说、编年史以及卷帙浩繁的文学名著也都记录了民族冲突、英雄悲剧。而且正是因为读者只是纯粹的读者，才能完全体会到历史学的乐趣。他不会受到任何羁绊，即使前一秒钟还下定决心要背诵美利坚的宪法文件，下一秒钟也能问心无愧地倾听在隆赛佛峡谷受伤的罗兰吹响号角的回声^[2]，或者站在卡纽特大帝的身旁，望着北海的潮汐轻轻地拍打着这位丹麦老人的脚背。

历史像变色龙一样，出现在文学的几乎每一个分支，出现在各个地方。然而，历史却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至今尚无人能编撰一部完整的人类历史，将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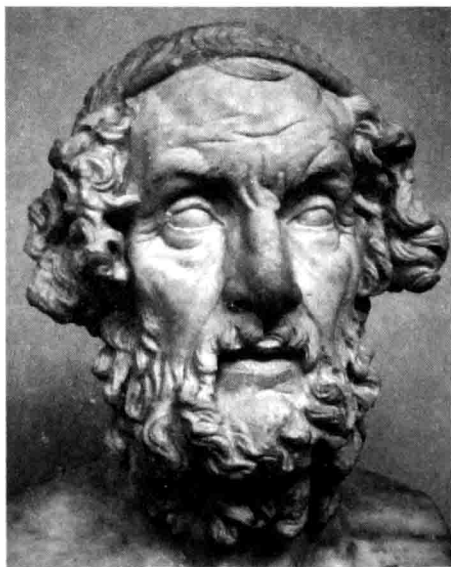
[1] 罗伯特·马特森·约翰斯顿（1867—1920），美国历史学家，生于巴黎，曾在伊顿公学与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学习，在哈佛大学与曼荷莲女子学院任教。主要作品有《拿破仑传》（*Napoleon: A Short Biography*, 1904）、《美国士兵》（*American Soldiers*, 1907）、《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 1909）等。

[2] 罗兰是查理曼大帝的侄子，十二圣骑士之首。他随查理曼大帝征战时受伤，临死之前吹响腰间的号角。罗兰作为一个法国的“民族英雄”，作为一个骑士所应效仿的模范，其故事在法兰克大地上长久流传。

不可能有人完成这样的伟业，因为这超出了人的能力范围。麦考利撰写的历史只涵盖了40年的时间；修昔底德则只记录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吉本是近代史学大家，写的历史书艰难跨越了一千年的时光，之后却再无继踵之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大概除却天文学，就再也没有哪个学科像历史学这般漫无崖涘，为人们所知道的部分又这般之少。学生们迫切地需要了解历史的轮廓，课本却不可信。他们了解历史的细节，却很难将这些细节联系起来。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就很有必要试着在一篇短文里，将从远古到近代的各个伟大历史时期简单加以梳理。

距今最久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1000年，也就是大约3000年前。在此之前，我们只能通过零星的考古学证据、岩画作者的名字证明埃及、幼发拉底河沿岸及其他地区曾先后出现过许多君主国。然而，这些民族最终都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消失了。反而是一支容易被人忽略的、粗野的游牧部落——雅利安人，一直延续了下来。他们穿越伏尔加河、第聂伯河和多瑙河，最终闯进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大海挡住了他们前进的脚步，于是他们在海岸边定居下来，很早就建立了城市，其中最为赫赫有名的当属雅典与罗马。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或是稍晚的时间，荷马使希腊名满天下。

就在此时，犹太民族也产生了能与荷马平起平坐的人物。犹太人是闪米特人的一支，在《约书亚书》中，他们用本族特有的忧郁口吻记录了自己的十二个游牧部落征服巴勒斯坦的历史；《摩西五经》以及后来的一些著述则记载了他们的法律和宗教。荷马与约书亚的时代距我们并非十分久远，从他们这里讲起，就足以追溯地中海与整个西方的历史了。



古希腊最伟大的史诗作者荷马

希腊的霸主地位

起先的尼罗河与幼发拉底河，以及后来向西延伸至大西洋的内海（地中

海），是人们经商、买卖奢侈品的途径，同时也是文化传播的必经之路。提尔^[1]、福西亚^[2]、迦太基和马赛都是早期的商业中心，尚武的雅利安人在这里能买到东西方的一切商品，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在这里学会了语言——字母系统。他们是最伟大的民族，值得被赐予这最宝贵的财富。凭借这宝贵的财富，希腊人创作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学，在整个西方文明史中留下了华丽的一笔。他们把民族早期传说加工成文雅的荷马史诗，以及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那阴郁而辛辣的戏剧。之后，他们转而投身历史学和哲学。在史学领域，修昔底德留下了一部伟大的杰作，希罗多德则写出了愉悦大众的故事集。而在哲学领域，他们也取得了极伟大的成就。

时间将证明，希腊哲学是人类最伟大的智慧遗产。在希腊诞生之前，一切抽象概念，比如时间、意志、空间、美、真等，从来不曾在其他文明和语言中出现过。这些抽象词汇不尽完美，却非常重要，正因为有了它们，希腊勤勉而敏锐的知识分子迅速地建起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芝诺完美地诠释了这个体系。然而，公元前4世纪末，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弟子亚历山大大帝所处的时代，却见证了希腊文明是如何丧失活力、逐渐衰落的。

这次衰落伴随着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亚历山大大帝创造了伟大的希腊帝国，国土从地中海一直延伸到印度河。在他死后，这个帝国分裂成了为数众多的君主制国家，即东方希腊化王国，其中，存在最久的是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而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亚克兴打败了克利奥帕特拉和安东尼后，这个王朝就覆灭了。此时距亚历山大的最后一次胜利——在阿贝拉打败大流士，已整整三百年。

罗马的统治地位

在这三百年间，西进的雅利安人的分支——罗马人逐渐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大约公元前200年，罗马打败了迦太基，控制了地中海西部，随后又突然掌

[1] 提尔，古代腓尼基著名港口，现属黎巴嫩。

[2] 福西亚，福恰的旧称，为佛西斯人所建。

于讽刺的塔西佗，在罗马拥有完全相当于修昔底德在希腊的地位。

就在罗马帝国取代了不合时宜的罗马共和国时，拉丁语和希腊语成为地中海一带的通用语言。希腊的各所大学、雅典、帕加马以及亚历山大港，见证了理性主义成为时尚，希腊黄金时代的大师们所提出的颓废而细致的批评和哲学观点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不过，在此时新的地中海政治体系当中，第三股力量正在凸显出来——这就是犹太民族。

犹太人的贡献

要想知道犹太人在新的地中海政治体系中即将扮演的角色，首先需要回顾古代的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大致特点。在荷马所描述的英雄时代，从某种程度上说，一直持续到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国家的规模都非常小，一般只有一座城市，或是一个城市群。那时战事频繁，并且战争通常伴随着破坏和奴役。而几百年后，国家的规模扩大了。雅典企图像迦太基那样成为殖民帝国，而不容小觑的内陆国家——马其顿和罗马，也紧随其后。在公元前的最后一个世纪前后，大规模的战争几乎连续不断地爆发，对此，至少有一个与之相关的社会环境因素需要我们特别注意。

社会不平等是古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情况。希腊的城市起初是一种由少数高贵的家族统治的社区。这些少数贵族位于社会阶层的最高处，而往下细数，处于最低地位的是奴隶。战争都是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发动的，胜利的一方俘虏战败的一方。罗马共和国对抗希腊君主国的几次大的战争，初衷都是掠夺财富与奴隶，最终变成对被征服国家最有才干和最有教养的人口的奴役。罗马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地中海国家，但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她所建立的文明只有空洞的形式，没有宗教信仰，更没有灵魂。而犹太人的出现正是要补救这一缺陷。

在整个东部以及西部的某些地区，犹太商人在帝国的城市中建立了醒目的社区，树立了精神信仰、严肃正直的榜样，与普通社区里盛行的价值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经济繁荣的时代，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自然是大行其道；在糟糕的时期，宗教则成为徒具形式的空壳，人们只管纵欲享乐，道德几近沦丧。不过，对当时信仰缺失和道德沦丧的反抗正在拉开序幕，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拥护一个

能帮他们建立强大精神体系的领袖，这个精神体系要强大到能够满足人们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良心的渴望，要强大到足以填满整个地中海帝国。三个犹太人——耶稣、保罗和斐洛挺身而出，接下了这项重任。

耶稣是人之楷模，是道德化身，是救世之神。就凭这最后一个名号，他就能轻易地将亚洲人对太阳和救赎的狂热崇拜（当时最活跃、强大的宗教思潮）转移到自己身上——这也是当时看来最能看得到希望的宗教思路。保罗是转向罗马的犹太人，是帝国主义者、政治家，有着宽广的见识和传教的热情。斐洛是转向希腊的犹太人，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守护神，他将希伯来文化的元素注入了埃及希腊人僵死的哲学，赋予其新的生命租期。这段租期很长，一直延续到亚历山大里亚思想被灌入基督教的模具，并为这个宗教提供了它独一无二的教条体系。

在这三百年时间里，一直到公元312年，基督教在地中海世界还默默无闻，只是在许许多多期望得到皇帝庇护的众多教派中显得奇怪、与众不同而已。在这三百年间，地中海地区是帝国管理、商业贸易以及文明交流的和平通道。岸边的大港口是民族的大熔炉，从撒哈拉沙漠到德意志森林，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幼发拉底河谷的人们都汇聚在这里，互相通婚。为这个庞大帝国打下根基的少数贵族种姓几乎已经消失。国家机器还在自身动力的驱使下往前行进，不过战争还只是发生在遥远的边境，外国雇佣兵守护着帝国的边界，帝国的核心却难以见到尚武精神。实际上，这是由于经济的罪恶在盛行——物质主义、无宗教主义以及怯懦胆小。



耶稣的画像

帝国脆弱的框架不足以支撑宏伟的大厦。皇位不断更迭，好皇帝，坏皇帝，还有不好不坏的皇帝，时不时地出现一个暴君，时不时地又出现一个圣君。衰落的因素一直存在，而且日渐增强。军队不得不从蛮夷部落招募雇佣兵；皇冠成为战利品争夺中的最高奖赏；帝国渐渐失去控制，即将土崩瓦解，众多竞争者一拥而上，企图凭借武力赢得统治权。

罗马的基督化

公元312年，这样的争夺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君士坦丁即是争夺者之一，他想方设法地在竞争中增强自己的力量，于是就在基督教中寻求帮助，把自己置于十字架的保护之下。不管他实际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毫无疑问君士坦丁这步棋走得非常高明。当异教还在通过习惯和情感诉求笼络大众时，基督教已经为自己，特别是在帝国的西部吸引了能够严肃思考并且处于较高阶层的人群。行政官、商人、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都成了基督徒。君士坦丁需要他们的帮助，于是履行了所需的一个条件，即认同他们的信仰。

就这样，在经历了漫长斗争和多次迫害之后，基督教一夜之间成为帝国的国教。但基督教本身是排外的，皇帝又是其首脑，因此，帝国的所有公民都必须信仰基督教，而为了达到这种整齐划一，又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民众执着于一直以来所信奉的古老宗教，执着于他们的远古之神、年代久远的寺庙以及古老的仪式。要想将这一切一笔勾销，代之以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所以妥协就产生了。祭司、神庙、仪式还有雕像都可以保留，但是被重新贴上了基督教的标签，而在这背后，基督教的思想也悄悄渗透进来。这是一场伟大的转变，时至今日，聪明的旅行者和读者还是能够发现其中的蛛丝马迹——

“地中海地区曾经充满了华丽的装饰、欢乐的游行，而今，那些大理石雕像、玫瑰花环和热情的人群却都已经成了梦想家的素材。一袭白袍的祭司，烟雾缭绕的祭坛，狂欢的队伍以及神秘的仪式，也无法再撩动人类的情感。牧羊人不会再为了纪念西布莉女神而捶打自己嶙峋的胫骨，也不会有上千则有趣的寓言和想象丰富的诗句萦绕在宗教祭坛边和神殿柱廊间。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正如阿波罗与戴安娜在天上过着神的生活一样，在地上，人们也过着人的生活。而现在，在耶稣基督的魔咒之下，它们全都如彩虹一般消散，成了过往云烟，缥缈虚幻，只有历史学家可能会令些许遗迹重现，只有诗人能令逝去的生命复活。异教的外在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下来，其最脆弱的核心却被摧毁。异教曾试图兼收道德作为教义，但失败了，而新的信仰却正是在‘道德’这坚不可摧的基石上

建立起来的。基督教曾通过个体良知的反抗大获全胜，而现在，它正试图完成一项危险的任务——创造集体的良知。^[1]

罗马的衰落

基督教被确立为罗马国教，并没有来得及为这个迅速衰落的帝国注入一丝活力。君士坦丁大帝通过迁都君士坦丁堡，一手将帝国分裂为两部分，一半属于罗马文化，一半属于希腊文化。而边境更是危机四伏，受到日耳曼人的持续入侵，很难支撑下去。日耳曼部落一步一步侵入了边界，当基督教正在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官方宗教时，他们已经凭借武力占据了莱茵河和多瑙河一线以内的神圣领土。自此以后，在一个世纪抑或更长的时间里，日耳曼人的入侵过程与罗马帝国的分裂过程一直持续着，直到公元375年日耳曼民族大迁徙以及公元410年阿拉里克率领哥特人洗劫了罗马城，这一过程达到了高潮。

在接下来可怕的半个世纪里，罗马世界被数个日耳曼部落的王子瓜分殆尽，只有两项旧的秩序得以保留，分别是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的支离破碎的东罗马帝国和地位越来越重要的罗马主教——很快人们称之为罗马教皇。这也初步预示着，皇帝们曾经丧失的统一领土，即将以新的方式重新收回。

日耳曼人粗鄙好战；拉丁人则细致安宁，当征服的风暴横扫帝国西部时，他们在修道院中寻求安全。“当狂风肆虐时，罗马遗留下来的理性主义躲避在野蛮人不敢亵渎的拉丁式十字架下，不久就会重新戎装待发，作为基督的大军，用崭新的武器去征服父辈年代的罗马军团从未涉足的领土。”^[2]

日耳曼人头脑简单，容易受骗上当又非常迷信，于是拉丁牧师们很快就学会如何利用他们，给他们灌输基督教崇高的理想和道德标准。他们不仅通过宗教来控制日耳曼人，还很快成为日耳曼王国的民政官、立法者以及精神领袖。

此时，文化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整个文化成为一种混合物，其中最为主要的要素是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从文化角度讲这也许是好事，但从经济和物

[1] 引自约翰斯顿《神圣基督教会》（*Holy Christian Church*）。

[2] 同上。

质层面而言，却是损失重大。巨额的财富化为乌有，完善的交通被破坏得七零八散，帝国的通信几乎中断。在地中海上，商人不再安全；罗马的大道即将被毁；原来的交通要道被军事国家的边界所阻断。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只可能变得更加区域化，较之以前更加衰落。

伊斯兰教的兴起

接下来，在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横空出世，创立了伊斯兰教，从此开始了阿拉伯民族的伟大征服运动。他死后刚刚几年，阿拉伯半岛和东罗马帝国的狂热的军队就攻陷了君士坦丁堡，随后又向西一路沿着地中海南岸扫荡，直到被大西洋挡住去路。他们又转向西班牙，毁灭了西哥特王国，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到达高卢人的腹地，最终才被阻拦下来。公元732年，夏尔·马特领导下的法兰克人在图尔市打败了他们，或许这次胜利也拯救了基督教世界。如果阿拉伯人成功通过了这最后一关，谁能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正如吉本那段经典的文字所说：“胜利的军队从直布罗陀的海礁一直行进到卢瓦尔河岸上，绵延了一千多英里；本来萨拉森人^[1]前往波兰和苏格兰高地的边界也是同样的距离；莱茵河与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水一样难以渡过，阿拉伯的舰队本来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泰晤士河口。如果这些成为现实，也许现在牛津的学校里就会教授对《古兰经》的阐释。”

在阿拉伯梦想的废墟上，夏尔·马特的后代建立了一个君主国，并在查理曼大帝的统治下盛极一时。公元800年，法兰克统治者中的精英恢复了帝国称号，并且在圣彼得大教堂接受了教皇的加冕。但是旧的帝国不可能苏醒过来，仅仅凭借这些，法兰克王国也无法长期保持这种鹤立鸡群的地位。一个新的不速之客即将到来，查理曼大帝在临死前已经看到，第一批热衷于冒险的北方海盗的平底船

[1] 萨拉森人，原来意义系指从今天的叙利亚到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沙漠游牧民族，广义上则指中古时代所有的阿拉伯人，也可以说萨拉森人就是阿拉伯人；狭义的萨拉森人只用来指中世纪时期地中海的阿拉伯人海盗，他们在9—10世纪时最猖獗。他们有统一的语言——阿拉伯语，有统一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绝大部分人信奉伊斯兰教，极少数人信仰基督教。